

元史

冊五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一

答里麻

答里麻高昌人大父撒吉斯爲遼王傳世祖稱其賢從討李璫以勳授山東行省大都督答里麻弱冠入宿衛大德十一年授御藥院達魯花赤還回回藥物院尋出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召拜監察御史時丞相帖木迭兒專權貪肆答里麻帥同寅亦憐真馬祖常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南城答里麻詰問之奮不顧利害風紀由是大振擢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民賽神因醉毆殺姚甲爲首者乘鬧逃去有司逮同會者繫獄歷歲不決答里麻曰殺人者旣逃存亡不可知此輩皆誣誤無罪而反桎梏耶悉縱之至治元年帖木迭兒復相以復讎爲事答里麻辭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訪副使開州達魯花赤石不花又頗著政績同僚忌之嫉民誣其與民妻俞氏飲答里麻察知俞氏乃

八十老嫗石不花反實不與飲酒於是抵誣告者罪石不花反復還職行堂縣民砍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財事覺并逮斧主與盜同下獄答里麻原其未嘗知情卽縱之深州民媼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其子子亦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僚議免刑答里麻不可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媼旣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與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答里麻曰小兒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泰定元年陞福建廉訪使朝廷遣宦官伯顏催督繡段橫取民財宣政院判官尤鄰亦取賂于富僧答里麻皆劾之遷浙西廉訪使會文宗發江陵阿兒哈禿來諭旨求賂不獲還譖于朝召至京處以重罪比至帝怒解遷上都同知留守天曆元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正大統使者旁午答里麻朝暮盡力事無缺失帝特賜錦衣以嘉之天曆三年遷淮東廉訪使明年召拜刑部尙書國制新君卽位必賜諸王駙馬妃主及宿衛官吏金帛答里麻曰必唱名給散無虛增之數國

費大省帝復賜黃金腰帶以旌其能元統元年陞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答里麻詰其使曰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僞何爲封私書況汝出國時我尙在京未爲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元統三年遷山東廉訪使時山東盜起陳馬騾及新李白晝殺掠答里麻以爲官吏貪污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擒賊方略朝廷嘉納之卽遣兵擒獲齊魯以安除太都路留守帝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答里麻白鷹以表其貞廉帝嘗命答里麻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綠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乃大喜以手撫壁歎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兩錦衣一襲至正六年陞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學士承旨至正七年遷陝西行臺中丞時年六十九致事後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身

月魯帖木兒

月魯帖木兒卜領勤多禮伯臺氏曾祖貴裕事太祖爲管領怯憐口怯薛官祖合刺襲父職事世祖父普蘭奚由宿衛爲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刺哈孫建議迎立武宗累遷至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月魯帖木兒幼警穎讀書強記儻有大志年十二成宗命與哈刺哈孫之子脫歡同入國學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誰之子耶左右忘其父名月魯帖木兒卽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曰汝父贊謀以定國難朕未嘗忘因命脫忽台傳旨四怯薛扎撒火孫令常侍禁廷毋止其入哈刺哈孫欲用爲中書蒙古必闡赤輒辭焉哈刺哈孫曰汝年幼欲何爲乎對曰欲爲御史爾人壯其志久之遂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受張弼賕六萬貫貸死帝怒碎太師印賜月魯帖木兒鈔萬貫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遷給事中左侍儀同修起居注尋爲右司郎中賜坐便殿帝顧左右謂曰月魯帖木兒識量明遠可大用者也他日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年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

士明里董阿皆稱善月魯帖木兒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願陛下正大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入中書據相位參議乞失監以受人金帶繫獄帖木迭兒乃使乞失監愬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誣丞相受賊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卽徽政院推問不實事遂釋帖木迭兒乃奏以月魯帖木兒爲山東鹽運司副使降亞中大夫爲承事郎期月間鹽課增以萬計丁外艱扶喪西還擢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泰定初遷汴梁路總管再調總管武昌以養親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伯顏矯制起月魯帖木兒爲本省參知政事共議起兵月魯帖木兒固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何辭以對伯顏怒會明里董阿迓皇子過河南而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劾其娶娼女冒受封明里董阿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月魯帖木兒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四年移置雷州至元六年順帝召之還至正二年入覲帝欲留之以母喪未葬辭四年乃起同知將作院事尋除大宗正府

也可扎魯花赤九年由太醫院使拜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進讀之際引援經史壹本於王道帝嘉納焉十二年江南諸郡盜賊充斥詔拜月魯帖木兒平章政事行省江浙因言于丞相脫脫曰守禦江南爲計已緩若得從權行事猶有可爲不從陛辭賜尙醢御衣弓矢甲冑衛卒十人鈔萬五千貫以行比至鎮引僚屬集父老詢守備之方招募民兵數千人號令明肅統師次建德獲首賊何福斬于市遂復淳安等縣俘獲萬餘人復業者三百餘家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軍中

卜顏鐵木兒

卜顏鐵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銳倜儻早備宿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天曆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御史陞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達魯花赤都轉運鹽使肅政廉訪使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陞左右丞擢行御史臺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二年春斬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卜顏鐵木兒率軍討之卜顏鐵木兒益募壯健爲兵得驍勇士三千人戰艦三

百艘時湖廣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江西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蠻子海牙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卜顏鐵木兒至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擊敗之遂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遂分遣萬戶普賢奴屯陽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閭兒討無爲州而自率鎮撫不花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流爲之節度已而江州再陷星吉死之蠻子海牙及威順王寬徹普化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來求援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卜顏鐵木兒曰何言之不忠耶安慶與池止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而救患之義我其可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錢穀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卽大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圍遂解十三年三月賊衆復來攻池州衆且十萬諸縣皆應之卜顏鐵木兒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築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如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則頃刻之間功可成矣衆曰諾遂分番與戰果大敗之擒其僞帥俘斬無算諸縣復平遂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

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留兵守之七月進兵攻蘄州擒其僞帥鄒普泰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洑焚其柵抵蘭溪口賊之巢曰黃連砦又克而殲之分兵平兩巴河於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罕沙軍合而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軍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縣拔其僞都獲僞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免以功詔賜上尊黃金帶時丞相脫脫方總戎南征聞諸賊皆已破乃檄伯顏不花征淮東蠻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順王還武昌而卜顏鐵木兒獨控長江十六年六月復以軍守池州十一月卒卜顏鐵木兒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爲將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朮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爲花馬兒平章云

星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朵吉祖撈思吉朵而只父撈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怯里馬赤星吉少給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授中尙監改右侍儀

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爲宣政院使出爲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勅厲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卽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星吉至謁王王闔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星吉引繩牀坐王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聞者懼入告王王命啓中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寵橫甚數以事凌轢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貧弱稱快至正十一年汝賴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土

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是爲不宜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有旨召爲大司農同僚受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星吉旣入見具陳賊本末帝大喜命賜食時宰不悅奏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員外置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衆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湄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殪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

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蒹葦編爲大筏塞上下流火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不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星吉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賊素聞星吉名不忍害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星吉爲人公廉明決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福壽

福壽唐兀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既長入備環衛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改引進使陞知侍儀使進正使出爲饒州路達魯花赤擢淮西廉訪副使入爲工部侍郎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改戶部侍郎陞尙書出爲燕南廉訪使又五遷爲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一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朝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哈剌章忻都怯來討之而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明年改也可札魯忽赤未幾出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濠泗俱已陷師久無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勢甚洶湧福壽乃議築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衆恃以爲固十五年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先是集慶嘗有警阿魯灰以湖廣平章政事將苗軍來援事平其軍鎮揚州而阿魯灰御軍無紀律苗蠻素犷悍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阿魯灰以叛而集慶之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集慶勢益孤人心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乃願爲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以糧餉激厲士衆爲完守計朝

廷知其勞數賞賚焉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尙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從問所決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所在達尼達思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達尼達思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名事聞朝廷贈福壽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諡忠肅

道童

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人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江皆以善政稱至正元年遷大都路達魯花赤出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尋召參政中書頃之又出爲江浙行省右丞遂陞本省平章政事十一年詔仍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賊起蘄黃平章政事禿堅理不花將兵捍江州旣而土寇蠭起道童素不知兵事倉皇無所措左右司郎中

普顏不花曰今賊勢衝突城中無備萬一失守奈何有章伯顏左丞者致仕居撫州其人熟知軍務宜以便宜禮請之使署本省左丞事專任調遣軍旅庶幾事有可濟道童從其言而伯顏亦欣然爲起曰此正我報國之秋也至則與普顏不花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月湖廣陷禿堅里不花由江州遁還二月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道童聞之大恐卽懷省印遁走普顏不花還與伯顏定爲城守之計後數日道童始自南昌民家來歸遂議分門各守以備敵三月賊衆來圍城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巷長晝夕堅守衆心翕然而道童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賞無功或不加罪故多爲之用賊圍城凡兩月而民無離志道童密召死士數千人面塗以青額抹黃布衣黃衣爲前鋒又別選精銳數千爲中軍而募助陣者殿後命萬戶章妥曰卜魯哈歹領之夜半開門伏兵柵下黎明鉦鼓大震因奮擊賊賊驚以爲神敗走遂乘勝擣其營復分兵掃其餘黨是時章伯顏普顏不花之功居多伯顏尋以疾卒朝廷以道童捍城有功加大司徒開府仍賜龍衣御酒及秋朝廷命亦憐真班爲江西行省左丞

相火你赤爲左丞同將兵來江西未幾亦憐真班卒道童屬火你赤平富瑞二州分鎮其地適歲大旱公私匱乏道童乃移咨江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人糴官米一斗入昏鈔貳貫又三日買官鹽十觔入昏鈔貳貫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城時火你赤已陞平章政事加營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爲因嘆曰我爲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尙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童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賊衆乘之遂爲所害事聞賜諡忠烈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世宗皇帝御製通鑑纂要

卷之四十五 宋紀五十五 宋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 春正月 丙子 帝自會稽幸越州 二月 丙子 帝自越州幸明州 三月 丙子 帝自明州幸溫州 四月 丙子 帝自溫州幸福州 五月 丙子 帝自福州幸泉州 六月 丙子 帝自泉州幸漳州 七月 丙子 帝自漳州幸汀州 八月 丙子 帝自汀州幸南安 九月 丙子 帝自南安幸贛州 十月 丙子 帝自贛州幸衡州 十一月 丙子 帝自衡州幸郴州 十二月 丙子 帝自郴州幸永州 十三年 春正月 丙子 帝自會稽幸越州 二月 丙子 帝自越州幸明州 三月 丙子 帝自明州幸溫州 四月 丙子 帝自溫州幸福州 五月 丙子 帝自福州幸泉州 六月 丙子 帝自泉州幸漳州 七月 丙子 帝自漳州幸汀州 八月 丙子 帝自汀州幸南安 九月 丙子 帝自南安幸贛州 十月 丙子 帝自贛州幸衡州 十一月 丙子 帝自衡州幸郴州 十二月 丙子 帝自郴州幸永州